



李双双小传

李准

封面設計：沈榮祥

•
插图：蔣兆和 張德育

李双双小傳

书号 1512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号)

字数 75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6}$ 印張 4 $\frac{7}{9}$ 插頁 7

1961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30001—45000册 定价(3) 0.50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統一書號：10020·

定 价： 0.5 元

目次

李双双小傳	1
人比山更高	51
两代人	69
耕云記	89
春 笋	137
后 記	167

李双双小傳

一

李双双是我們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，今年有二十六七岁年紀。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以前，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“双双”，因为她年紀輕輕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。在高级社时候，很少能上地里做几回活，逢着麦秋忙天，就是做上几十个劳动日，也都上在喜旺的工折上。村里街坊邻居，老一辈人提起她，都管她叫“喜旺家”，或者“喜旺媳妇”；年轻人只管她叫“喜旺嫂子”。至于喜旺本人，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，就只說“俺那个屋里人”，近几年双双有了小孩子，他改叫作“俺小菊她媽”。另外，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，那就是“俺做飯的”。

双双这个名字既然被这么多的名称代替着，自然很难有露面的时候。可是什么事情都有变的时候，

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，却把双双給“跃”出来了。她这个名字，不单是跃到全公社，又跃到县报上、省报上。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的叫起来了。不过話还得說回来，她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人們面前，还是在一九五八年春节后，孙庄群众鳴放会上的一張大字报上。故事也还得从那个时候說起。

一九五八年开春，全乡群众打破常規过春节，发动起来一个轰轰烈烈向水利化进军的高潮。孙庄的男女青年們，都扛着大旗、敲着鑼鼓上黑山头修水庫去了，村子里剩下的劳力，也都忙着积肥送粪，耙春地下紅薯秧苗，可是終因劳力缺少，麦田管理怎么也顾不过来。

这时候，社里党支部发动群众鳴放討論这个事，要大家想办法解决。社里开了个动员会，第一天，大字报就在街上貼滿了。这天，乡里党委书记罗书林同志正来孙庄，他和社里老支书老进叔，看着一街两行房山墙上貼的紅紅綠綠的大字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們被一張大字报吸引住了。

這張大字报的字写得很大，字迹写得有点歪歪扭扭，可是上边的事却写得格外新鮮。上边写的是：

家务事，
真心焦，
有干劲，
鼓不了！
整天圍着鍋台轉，
跃进計劃咋实现？
只要能把食堂办，
敢和他們男人来挑战。

下边写的名字是“李双双”。

这一張大字报貼出来不要紧，可把罗書記喜欢劈了。他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拍着老进叔的肩膀头說：“嗨，老伙計，这可有了办法了。这一張大字报重要的很！要是能把家庭妇女解放出来，咱們这个大跃进可就长上翅膀了！”他接着就打听这个李双双是誰家的。

老进叔想了想說：“如今这些年輕媳妇們，我都还安不清位，这都是不常开会那一号。”

罗書記說：“你打听打听，这个人可要好好訪訪培养。能想出来这一条就不简单，有股子冲勁！”

提到“冲勁”，老进叔說：“这么說来，兴許是喜旺媳妇。”罗書記說：“怎見得是她？”老进叔說：“那个小媳妇可能拿得出来了！去年大辯論时候，上到台子上发言的就是她。就是平常开会少一点。前两天我見她跟喜旺还干仗哩！”

两个人正談論着，树影儿已經正了，地里的人也都回来了，圍着过来看大字报。老支书就問他們：“这个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？”有人說“是”，也有人說“不是”。

有人說：“这就是喜旺家写的，去年冬天扫盲上民校时候，她报的名字就叫李双双。”

还有人說：“那个媳妇利利洒洒的，讀書心眼可灵了，她能写出这几个字。”

大伙正在議論，恰巧喜旺推着小車从地里回来了，喜旺有三十四五年紀，比双双大着七八岁。他原也是个貧苦出身，解放前在鎮上飯館里当过二年小学徒，后来因为端菜打破了两个八寸瓷盘，怕挨掌柜的打，就偷跑到外边在吹鼓手班子里混了二年，一直到解放后，才回到村里。

大伙看見喜旺，就叫着他問：“喜旺，你看这是誰

写的大字报，是不是您小菊她媽？”

喜旺听說双双貼了大字报，先吓了一跳。他忖着：“这个‘出馬一条綫’的貨，該不是把前天和我吵嘴的事儿掀出来了吧！”他又見乡里罗書記和老支书都在这里看着那張大字报，更是不能承应。他哼着哈着走到那張大字报跟前先念了念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，又听見罗書記說：“写的好！这張大字报写的真好！”他才慢慢吞吞地說：“就是俺做飯的写的。”

喜旺話音一落地，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。喜旺听着別人笑，还只当是別人笑他吹牛，急忙証实着說：“你們不信哪！真是俺小菊她媽写的。她就叫李双双，她会写字啊！她不光在这里貼大字报，平常写的小字条，把我們那个屋子都貼滿了。”他这么一說，大家笑得更厉害，罗書記笑着問他：“平常她写的小字条上都写些什么？”

喜旺紅着臉說：“女人家，她懂得什么。写的都和这張大字报上差不离。什么：‘我真想学习呀，就是沒時間。’‘啥时候我也能不做飯，去参加大跃进！’还有什么：‘褲子的褲字，去掉一边的衣字，就是水庫的庫。’……可多啦！床上，窗戶紙上貼的都是，我

都記不清。反正我那個做飯的，是個有嘴沒心‘沒星秤’的人，你們不用和她一般見識。”喜旺說着就去撕山牆上雙雙寫的那張大字報，老支書卻攔住他說：“你這是干啥？人家寫的大字報，你怎么就能隨便撕。人家這是鳴放啊！”

喜旺聽說這是“鳴放”，忙把手縮回來了。羅書記打量着他笑着說：“喜旺啊！你愛人李雙雙這張大字報寫的好得很，這個建議對咱們全鄉大躍進要起很大作用。人家不是不懂什麼，是懂得很多。我要把這張大字報拿走了，鄉黨委要專門開會研究這個建議。”接着他又拍着他的肩膀說：“哎，以後要改改舊習慣了，怎么老叫：‘俺做飯的’‘俺做飯的’，人家大字報都貼到你的床頭了，還不民主點。”

羅書記說罷，把那張大字報取下折起來裝在口袋里，和老支書上社里去了。喜旺這時卻弄得像個丈二金剛——一時摸不着頭腦。

二

喜旺推着空車子往家一路走，一路想着。

他想，別看我那个女人，她編兩句順口溜，却連乡里罗書記都看得那样金貴。不过也好險哪！好在她还没有把我們打架那个事儿給亮出来，她要真是写我一張大字报貼在街上，說不定大伙还要和我“辯論”一下。哎，这个直性子女人，以后可真得小心点儿哩。

說起来喜旺和双双前两天打架，还有一段緣由。双双娘家在解放前是个赤貧农户，她在十七岁那年，就嫁給了喜旺。才过門那几年，双双是个小丫头，什么事也不懂，可沒断挨喜旺的打。到土改时候，政府又貫徹婚姻法，喜旺才不敢老打了。一則是日子也像样了，害怕双双和他离婚；二則是双双也有了小孩，脾气也大起来。有时候喜旺打她，她就拚着还手打喜旺。喜旺认真地惹了她两次，可是到底也沒惹下。村里干部又評他个沒理，后来也就干脆把拳头收了起来。可是家里里里外外的事情，还是他一个人当着家。合作化以后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，双双虽然做活少，可也有人家一份。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，也得和她商量商量。不过双双孩子多，很少开会，也很少下地。喜旺也乐意自己多做一点。照他

自己看法是，这也少找許多麻煩，少生閑气。

喜旺也确实喜欢双双。他喜欢双双那个火辣辣的性子，喜欢她这些年变化得敢說敢笑的爽快劲儿。双双人长的漂亮，又做得一手好針綫，干起活来快当利落。前几年紡棉花，粗拉拉的綫一天能紡半斤，織起布来一天能織一丈三四。就是这几年孩子多了，喜旺也沒断过新鞋穿。秋風凉的时候，孩子們总是能換上千干净净的棉衣服。可是喜旺也有不喜欢她的地方，那就是在他看来，双双嘴太快，爱在街上管閑事、說閑話。因为多管閑事，就断不了要跟一些人吵嘴，有时候还得喜旺出面給人家賠不是。逢到这种时候，喜旺总是恨恨地說着：“哎，这女人心眼太聰明了，她少个心眼倒安分了！”

从前年冬天起，村子里扩大民校，双双上民校了。她这时一心一意学文化，和人家吵架事情少了，喜旺也乐得安心起来。他想着：“这样也好，每天能划两个字，倒把她心給占住了。反正水总得有个渠渠。”

村里各家在前年安有綫广播时，喜旺家里也安了一个小喇叭碗。喜旺喜欢听梆子戏，听吹唢呐；双

双喜欢听新闻，听报告。两口子一人一段，也不矛盾。可是喜旺却没想到双双自从学了文化以后，又听广播，又看报纸，倒是越发要闹起“事儿”来。她不但在屋子里贴满小字报，前天还和他干了一架。

打架是在正月初七那天。双双看着青年们都上黑山头水库去了，又听说还要把红石河的水引到村里来，在村东边挖一条大渠，这时她就要求着也要去修渠。

喜旺说：“你算了吧，队里又没派你的工。”

双双说：“没派我我也要去。我在家憋闷的慌。人家都大跃进哩，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！”

喜旺说：“什么‘大跃进’呀，还是挖土！”双双撇着嘴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就你的保守话多，我非去不行。”

喜旺扭不过她，只得由她把小孩子寄给邻居四婶，去村东参加修渠了。

双双修了两天渠，脸吹得红扑扑的，话也稠了，笑声也响了，可是也更忙了。特别是做三顿饭。每天人家不下工她就得跑回来，忙着烟熏火燎的烧火做饭，可是还没等吃到嘴里，队里就又打上工钟了。

初七那天晌午，双双回来得稍晚了点，一到家里，就看见几个孩子哭着要吃饭。她累得浑身没一点劲儿，孩子们又闹着吃饭，急的一心火。她掀开帘子到屋子里一看，喜旺却早回来了，直杠杠的躺在床上吸烟。

双双看了很生气，她说：“孩子们哭成这样子，你也不哄哄，你倒清闲！”

喜旺却在床上只是叭嗒叭嗒抽烟，也不吭声。

双双一面从笼里取出两块馍，塞给孩子们，一面洗着手和着面说：“你又不是不会做饭，你要回来先把面和好，我回来擀，也省点时间。就会躺在床上吸烟。”

喜旺这时却伸着两个指头说：“哎！我就不能给你起这个头。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。我现在给你做饭，将来还得叫我给你洗尿布哩！”

双双一听这话，心里就窝着火。她说：“那你也得看忙闲，我忙成这样了，你就没有长眼！”

喜旺说：“那是你自找，我可养活不起你啦！”

双双正在切面，她把刀往案板上一拍说：“将来社里旱田变水田，打的粮食你不用吃！”喜旺说：“你

說不叫我吃就行了？将来还得你給我做着吃。”

双双听他这样說，气得眼里直冒火星。她把切面刀嘩地一擻說：“吃！你吃不成！”說罢气得坐在門檻上哭起来。

双双在一边哭着，喜旺却装得像个沒事人一样。他躺了一会，腆着个臉爬起来到案板前看了看切好的那些面条說：“这就够我吃了，我自己也会下。”說着就往鍋里下起面条来。面条下到鍋里，他又找了两瓣蒜搗了搗，还加了点醋，打算吃捞面条。

双双在屋里越哭得痛，喜旺把蒜臼越搗得咣咣当当直响。双双看他准备得那样自在，气得直咬牙。她想着：“我在这里哭，你在那里吃。你吃不成！”想到这里，就猛地跑过去狠狠地朝着喜旺脊梁搗了两拳。

喜旺挨了两拳，嘴里喊着說：“好！你反天了！”他拿着蒜錘扭过身来正要还手，却被双双一把搶了过来，又猛地推了他一掌子，把他一下子推到院子里蹲在地上。

双双把喜旺推蹲在地上，自己却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。她笑得那样响，把滿臉泪花都笑得抖落在

地上。

喜旺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出气，却被双双上去扭住他說：“走！咱們去找老支書說理去！就是兴你这样；我参加大跃进你不願意，你嫌不舒坦，不美气，故意找我岔子，你这是啥思想！走！”

喜旺本来想狠狠地揍她两下子，可是听双双这么說，自己知道理短。何况今天这个事，又是他故意給双双穿小鞋。因此他也不敢再打她了，更不敢和她同去見老支書。他急忙掙脫两只手，站在大門跟前故意气昂昂地說：

“你去吧！你前边走，我后边跟着！”

他話虽是这么說，自己却先溜了。

三

两口子鬧了这一場，双双又是生气，又是好笑。不过她心里却有了心事，她想着：“光是这样鬧，也不是长法，得想个法子。”

这天夜里，双双把孩子都哄睡，又把灯撥了撥，一个人坐在窗戶前在納鞋底。她一面納着鞋底，一

面想着心事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村东一片火光把她家的窗戶紙都映紅了。一陣人声喧鬧和欢笑，紧跟着是雨点子般的鋤头鉄鍬挖着石头块的响声，一陣陣地傳送过来。

双双从窗戶洞里往村东看了看，知道这是引紅石河的人們在搞夜战上工了。灯笼吊了一长行，像一条火龙。在灯笼下边，是一条黑黝黝的人群，鋤头和鉄鍬揮舞着，起落着。石夯重重落下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来，小伙子和姑娘們的清脆夯歌声，像一股潮水一样，一古脑儿向着双双家的窗子里涌进来。

“外边大跃进干紅了天，我还能叫这个家纏我一辈子！”双双想着，只觉得心里扑楞楞地，臉上热呼呼地，再也无心做活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吱呀一声門开了，走进个人来。双双还只当是喜旺，故意賭气不看他。

“哟！好大的抬神哪！你是瞌睡了吧！”

双双急忙抬头一看，原来进来的是南院长水媳妇桂英，先笑了。她說：“我还只当是俺那个主回来了，原来是你呀！”

桂英說：“怎么，你还不理他呀？”